

學和文學家的故事

第二集



文學和文學家的故事

第二集

楊 絳、錢鍾書、戴 天、
孫峻青、楊玉峯、張文元、
紀輝、錢歌川、張恨水等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文學和文學家的故事
第二集

楊 絳、錢鍾書、戴
天、孫峻青、楊玉峯
張文元、紀 輝等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莊士敦道186號
電話：5—753877

華風書局發行
莊士敦道184—186號
電話：5—749495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書號 111.67
九龍炮仗街75號 102×183毫米

1981年11月初版
ISBN 962-226-013-6

HK \$ 14.00

目 錄

小 引

幹校六記

〔附〕讀楊絳新作

神秘綁架之謎

我的創作和生活

三十年來香港文壇的發展

戴望舒在香港主編的兩個日報副刊

——〈文藝週刊〉和〈日曜文藝〉

關於谷柳的《蝦球傳》

漫畫紀程憶港九

老友會晤記

錢鍾書…………… 1

楊 絳…………… 3

戴 天……………49

孫峻青……………52

張恨水……………85

紀 輝…………… 125

楊玉峯…………… 145

楊玉峯…………… 152

張文元…………… 163

錢歌川…………… 185

——小 引——

楊絳寫完《幹校六記》，把稿子給我看了一遍。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爲《運動記愧》。

學部在幹校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搞運動，清查「五一六分子」。幹校兩年多的生活是在這個批判鬥爭的氣氛中度過的；按照農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運動的節奏一會子加緊，一會子放鬆，但彷彿間歇癢，疾病始終纏住身體。「記勞」，「記閒」，記這，記那，都不過是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

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裏，如同在歷次運動裏，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裏受冤枉、挨批鬥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於一般羣衆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着大夥兒去糟塌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裏面有冤屈，却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

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裏走漏得一乾二淨。慚愧也使人畏縮、遲疑，耽誤了急劇的生存競爭；內疚抱愧的人會一時上退却以至於一輩子落伍。所以，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古來經典上相傳的「七情」裏就沒有列上它。在日益緊張的近代社會生活裏，這種心理狀態看來不但無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覺到它也罷，落得個身心輕鬆愉快。

《浮生六記》——一部我很不喜歡的書——事實上只存四記，《幹校六記》理論上該有七記。在收藏家、古董販和專家學者通力合作的今天，發現大小作家們並未寫過的未刊稿已成為文學研究裏發展特快的新行業了。誰知道沒有那麼一天，這兩部書缺掉的篇章會被陸續發現，補足填滿，稍微減少了人間世的缺陷。

錢鍾書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幹校六記

楊 絳

(一) 下放記別

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前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我們夫婦同屬學部；默存在文學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學部的知識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再教育」。全體人員先是「集中」住在辦公室裏，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間，每天清晨練操，上下午和晚飯後共三個單元分班學習。過了些時候，年老體弱的可以回家住，學習時間漸漸減為上下午兩個單元。我們倆都搬回家去住，不過料想我們住在一起的日子不會長久，不日就該下放幹校了。幹校的地點在紛紛傳說中逐漸明確，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測，只能等待。

我們倆每天各在自己單位的食堂排隊買飯吃。排

隊足足要費半小時；回家自己做飯又太費事，也來不及。工、軍宣隊後來管束稍懈，我們經常中午約會同上飯店。飯店裏並沒有好飯吃，也得等待；但兩人一起等，可以說說話。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學部大門口的公共汽車站等待，看見默存雜在人羣裏出來。他過來站在我旁邊，低聲說：「就會兒告訴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臉色，猜不出什麼事。

我們擠上了車，他才告訴我：「這個月十一號，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隊。」

儘管天天在等待行期，聽到這個消息，却好像頭頂上着了一個焦雷。再過幾天是默存虛歲六十生辰，我們商量好：到那天兩人要吃一頓壽麵慶祝。再等着過七十歲的生日，只怕輪不到我們了。可是只差幾天，等不及這個生日，他就得下幹校。

「爲什麼你要先遣呢？」

「因爲有你。別人得帶着家眷，或者安頓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撩給你。」

幹校的地點在河南羅山，他們全所是十一月十七號走。

我們到了預定的小吃店，叫了一個最現成的沙鍋雞塊——不過是雞皮雞骨。我舀些清湯泡了半盃飯，飯還是咽不下。

只有一個星期置備行裝，可是默存要到末了兩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賴了幾天學，在家收拾東西。這次下放是所謂「連鍋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復返的意思。沒用的東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寶貴的圖書、筆記等等，全得帶走，行李一大堆。當時我們的女兒阿圓、女婿得一，各在工廠勞動，不能叫回來幫忙。他們休息日回家，就幫着收拾行李，

並且學別人的樣，把箱子用粗繩子密密纏網，防旅途摔破或壓塌。可惜能用粗繩子纏網保護的，祇不過是木箱鐵箱等粗重行李；這些木箱、鐵箱，確也不如血肉之軀經得起折磨。

經受折磨，就叫鍛鍊；除了準備鍛鍊，還有什麼可準備的呢。準備的衣服如果太舊，怕不經穿；如果太結實，怕洗來費勁。我久不縫紉，胡亂把耐髒的料子用縫衣機做了個毛氈的套子，準備經年不洗。我補了一條袴子，坐處像個佈滿經線緯線的地球儀，而且厚如龜殼。默存倒很欣賞，說好極了，穿上好比隨身帶着個座兒，隨處都可以坐下。他說，不用籌備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於家人團聚，等幾時阿圓和得一鄉間落戶，待他們迎養吧。

轉眼到了十一號先遣隊動身的日子。我和阿圓、得一送行。默存隨身行李不多，我們找個旮旯兒歇着等待上車。待車室裏，鬧嚷嚷、亂哄哄人來人往；先遣隊的領隊人忙亂得只恨分身無術，而隨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幾雙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東西，去幫助隨身行李多得無法擺佈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熱心爲旁人效力，不禁讚許新社會的好風尚，同時又互相安慰說：得一和善忠厚，阿圓有他在一起，我們可以放心。

得一揹着、拎着別人的行李，我和阿圓幫默存拿着他的幾件小包小袋，排隊擠進月台，擠上火車，找到個車廂安頓了默存。我們三人就下車，痴痴站着等火車開動。

我記得從前看見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擺渡的小火輪，送行者就把許多彩色的紙帶拋向小輪船；小船慢慢向大船開去，那一條條彩色的紙帶先後進斷，

岸上就拍手歡呼。也有人在歡呼聲中落淚；迸斷的彩帶好似迸斷的離情。這番送人上幹校，車上的先遣隊和車下送行的親人，彼此間的離情假如看得見，就決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斷。

默存走到車門口，叫我們回去吧，別等了。彼此遙遙相望，也無話可說。我想，讓他看我們回去還有三人，可以放心釋念，免得火車馳走時，他看到我們眼裏，都在不放心他一人離去。我們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車開，先自走了。幾次回頭望望，車還不動，車下還是擠滿了人。我們默默回家；阿圓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廠。他們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個工廠勞動。

過了一兩天，文學所有人通知我，下幹校的可以帶自己的床，不過得用繩子纏紮好，立即送到學部去。粗硬的繩子要纏紮得服貼，關鍵在繩子兩頭；不能打結子，得把繩頭緊緊壓在繩下。這至少得兩人一齊動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請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麼也無法紮在一起，只好分別紮；而且我至少還欠一隻手，只好用牙齒幫忙。我用細繩縛住粗繩頭，用牙咬住，然後把一隻床分三部分紮好，各件重複寫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幾部，就好比兵荒馬亂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門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處去。據默存來信，那三部分重新團聚一處，確也害他好生尋找。

文學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隊的辭兒，不稱「所」而稱「連」。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了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着隊伍，遠赴幹校上學，我看着心中

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發現許多人缺乏歡送的熱情，也紛紛回去上班。大家臉上都漠無表情。

我們等待着下幹校改造，沒有心情理會什麼離憂別恨，也沒有閒暇去品嚐那「別是一般」的「滋味」。學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幹校，沒下去的也得加緊幹活兒。成天坐着學習，連「再教育」我們的「工人師父」們也膩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歲的小「師父」嘀咕說：「我天天在爐前鍊鋼，並不覺得勞累；現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腦袋也痛，渾身不得勁兒。」顯然鍊人比鍊鋼費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項苦功夫。

鍊人靠體力勞動。我們挖完了防空洞——一個四通八達的地下建築，就把圖書搬來搬去。捆，紮，搬運，從這樓搬到那樓，從這處搬往那處；搬完自己單位的圖書，又搬別單位的圖書。有一次，我們到一個積塵三年的圖書室去搬出書籍、書櫃、書架等，要騰出屋子來。有人一進去給塵土嗆得連打了二十來個嚏噴。我們儘管戴着口罩，出來都滿面塵土，咳吐的儘是黑痰。我記得那時候天氣已經由寒轉暖而轉熱。沉重的鐵書架、沉重的大書櫥、沉重的卡片櫃——卡片櫃內滿滿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輕人狠命用肩膀扛，貼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來。這又使我驚嘆，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

弱者總沾便宜；我祇幹些微不足道的細事，得空就打點包裹寄給幹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寫家信；三言兩語，斷斷續續，白天黑夜都寫。這些信如果保留下來，如今重讀該多麼有趣！但更有價值的書信都燬掉了，又何惜那幾封。

他們一下去，先打掃了一個土積塵封的勞改營。當晚睡在草鋪上還覺燠熱。忽然一場大雪，滿地泥濘，

天氣驟寒。十七日大隊人馬到來，八十個單身漢聚居一間屋裏，都睡在土坑上。有個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氣小男孩兒，臨睡常繞坑撒尿一匝，爲坑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鎮上去買吃的：有燒雞，還有煮熟的烏龜。我問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沒有嚐過，只悄悄做了幾首打油詩寄我。

羅山無地可耕，幹校無事可幹。過了一個多月，幹校人員連同家眷又帶着大堆箱籠物件，搬到息縣東岳。地圖上能找到息縣，却找不到東岳。那兒地僻人窮，冬天沒有燃料生火爐子，好多女同志臉上生了凍瘡。洗衣服得蹲在水塘邊上「投」。默存的新襯衣請當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見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請人代洗，便賠掉幾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幹校的人，當然關心幹校生活，常叫我講些給他們聽。大家最愛聽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魚的故事。當地竭澤而漁，食堂改善伙食，有紅燒魚。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買了一份；可是吃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嚐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未泡爛的藥肥皂，落在漱口杯裏沒有拿掉。大家聽完大笑，帶着無限同情。他們也告訴我一個笑話，說錢鍾書和丁××兩位一級研究員，半天燒不開一鍋爐水！我代他們辯護：鍋爐設在露天，大風大雪中，燒開一鍋爐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話畢竟還是笑話。

他們過年就開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車，脫坯，造磚，蓋房，充當壯勞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幾位「老弱病殘」都在免役之列，祇幹些打雜的輕活兒。他們下去八個月之後，我們的「連」才下放。那時候，他們已住進自己蓋的新屋。

我們「連」是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動身下幹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祇剩了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

得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一點，可是他說，實在看不慣那伙過左派。他們大學裏開始圍剿「五一六」的時候，幾個有「五一六」之嫌的過左派供出得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的名單就在他手裏。那時候得一已回校，阿圓還在工廠勞動；兩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離開我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羣衆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階級鬥爭如火如荼，阿圓等在廠勞動的都返回學校。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鬥得一，逼他交出名單。得一就自殺了。

阿圓送我上了火車，我也促她先歸，別等車開。她不是一個脆弱的女孩子，我該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蹣跚獨歸的背影，心上淒楚，忙閉上眼睛；閉上了眼睛，越發能看到她在我們那破殘凌亂的家裏，獨自收拾整理，忙又睜開眼。車窗外已不見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裏。火車慢慢開動，我離開了北京。

幹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簡直換了個樣兒，奇怪的是我還一見就認識。

我們幹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黃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簽名簿上寫上錢鍾書的名字，怒道：「胡說！你什麼錢鍾書！錢鍾書我認識！」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錢鍾書。黃大夫說：「我認識錢鍾書的愛人。」默存經得起考驗，報出了他愛人的名字。黃大夫還待信不信，不過默存是否冒牌也沒有關係，就不

再爭辯。事後我向黃大夫提起這事，她不禁大笑說：「怎麼的，全不像了。」

我記不起默存當時的面貌，也記不起他穿的什麼衣服，祇看見他右下頷一個紅胞，雖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狀却崢嶸險惡：高處是亮紅色，低處是暗黃色，顯然已經灌膿。我吃驚說：「啊呀，這是個疽吧？得用熱敷。」可是誰給他做熱敷呢？我後來看見他們的紅十字急救藥箱，紗布上、藥棉上儘是泥手印。默存說他已經生過一個同樣的外疹，領導上讓他休息了幾天，並叫他改行不再燒鍋爐。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頂頭上司因我去探親，還特地給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長却非常嚴厲，祇讓我隨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隊。默存送我回隊，我們沒說得幾句話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圓和我暫時還瞞着他，這時也未及告訴。過了一兩天他來信說：那個胞兒是疽，穿了五個孔。幸虧打了幾針也漸見痊好。

我們雖然相去不過一小時的路程，却各有所屬，得聽指揮、服從紀律，不能隨便走動，經常只是書信來往，到休息日才許探親。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稱為大禮拜。如有事，大禮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獨在北京的阿圓，我們就算是同在一處了。

(二)

鑿井記勞

幹校的勞動有多種。種豆、種麥是大田勞動。大暑天，清晨三點鐘空著肚子就下地。六點送飯到田裏，大家吃罷早飯，勞動到午時休息；黃昏再下地幹到晚。各連初到，借住老鄉家。借住不能久佔，得趕緊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磚；磚不易得，大家分用泥坯代替。脫坯是極重的活兒。此外，養豬是最髒又最煩的活兒。菜園裏、廚房裏老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輕人肩上。

有一次，幹校開一個什麼慶祝會，演出的節目都不離勞動。有一個話劇，演某連學員不怕磚窯倒塌，冒險加緊燒磚。據說真有其事。有一連表演鑽井。演員一大羣，沒一句台辭，唯一的動作是推着鑽井機團團打轉，一面有節奏地齊聲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大夥兒轉呀、轉呀，轉個沒停——鑽機井不能停頓，得日以繼夜，一口氣鑽到底。「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調始終不變，使人記起曾流行一時的電影歌曲《伏爾加船夫曲》；同時彷彿能看到拉繹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隻隻腳，帶着全身負荷的重量，疲勞地一步步掙扎着向前邁進。戲雖單調，却好像比那個宣揚「不怕苦、不怕死」的燒窯劇更生動現實。散場後大家紛紛議論，都推許這個節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練，搬上台去現成是戲。

有人忽脫口說：「啊呀！這個劇——思想不大對頭吧？好像——好像——咱們都那麼——那麼——」

大家都會意地笑。笑完帶來一陣沉默，然後就談別的事了。

我分在菜園班。我們沒用機器，單憑人力也鑿了一眼井。

我們幹校好運氣，在淮河邊上連續兩年乾旱，沒遭

逢水災。可是乾硬的地上種菜不易。人家說息縣的地「天雨一包膿，天晴一片銅」。菜園雖然經拖拉機耕過一遍，祇翻起滿地大坷拉，比腦袋還大，比骨頭還硬。要種菜，得整地；整地得把一塊塊坷拉砸碎、砸細，不但費力，還得耐心。我們整好了菜畦，挖好了灌水渠，却没有水。鄰近也屬學部幹校的菜園裏有一眼機井，據說有十米深呢。我們常去討水喝。人力挖的井不過三米多，水是渾的。我們喝生水就在吊桶裏摻一小瓶痧藥水，聊當消毒；水味很怪。十米深的井，水又甜又涼，大太陽下幹活兒渴了舀一碗喝，真是如飲甘露。我們不但喝，借便還能洗洗脚手。可是如要用來澆灌我們的菜園却難之又難。不用水泵，井水流不過來。一次好不容易借到水泵，水經過我們挖的渠道流入菜地，一路消耗，沒澆灌得幾畦，天就黑了，水泵也拉走了。我們撒下了菠菜的種子，過了一個多月，一場大雨之後，地裏才露出綠苗來。所以我們決計鑿一眼灌園的井。選定了地點，就破土動工。

那塊地硬得真像風磨銅。我費盡吃奶氣力，一鍬下去，祇築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們大笑。他們也挖得吃力，說得用鶴嘴鍬來鑿。我的「拿手」是腳步快；動不了手，就飛跑回連，領了兩把鶴嘴鍬，扛在肩頭，居然還能飛快跑回菜園。他們沒停手，我也沒停腳。我們的壯勞力輪流使鶴嘴鍬鑿鬆了硬地，旁人配合着使勁挖。大家狠幹了一天，挖出一個深潭，可是不見水。我們的「小牛」是「大男子主義者」。他私下嘀咕說：挖井不用女人；有女人就不出水。菜園班裏祇兩個女人，我是全連女人中最老的；阿香是最小的，年歲不到我的一半。她是華僑，聽了這句聞所未聞的話又氣又笑，吃吃地笑着來告訴我，一面又去

和「小牛」理論，向他抗議。可是我們倆真有點耽心，怕萬一碰不上水脈，都怪在我們身上。幸虧沒挖到二米，土就漸漸潮潤，開始見水了。

乾土挖來雖然吃力，爛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濘，兩三個人光着腳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爛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過來往旁邊倒，霎時間井口周圍一片泥濘。大家都脫了鞋襪。阿香幹活兒很歡，也光着兩隻腳在井邊遞泥桶。我提不動一桶泥，可是湊熱鬧也脫了鞋襪，把四處亂淌的泥漿鏟歸一處。

平時總覺得污泥很髒，痰涕屎尿什麼都有；可是把腳踩進污泥，和它親近了，也就只覺得滑膩而不嫌其髒。好比親人得了傳染病，就連傳染病也不復嫌惡，一並可親。我暗暗取笑自己：這可算是改變了立場或立足點吧？

我們怕井水湧上來了不使挖掘。人工挖井雖然不像機器鑽井那樣得日以繼夜、一氣鑽成，可也得加把勁兒連着幹。所以我們也學大田勞動的榜樣，大清早餓着肚子上菜園；早飯時阿香和我回廚房去，把饅頭、稀飯、咸菜、開水等放在推車上，送往菜園。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車；拐彎處，曲曲彎彎的小道或上坡路上，由阿香推。那是很吃力的，推得不穩，會把稀飯和開水潑掉。我曾試過，深有體會。我們這種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勞者不計較，兩人幹得很融洽。中午大伙回連吃飯；休息後，總幹到日暮黃昏才歇工，往往是最後一批吃上晚飯的。

我們這樣狠幹了不知多少天，我們的井已挖到三米深。末後幾天，水越多，挖來越加困難，祇好借求外力，請來兩位大高個兒的年輕人。下井得浸在水裏。一般打井總在冬天，井底暖和。我們打井却是大暑天，